



土地诗篇

·上·

姚鼎生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土地诗篇
(上)

姚鼎生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18印张 387千字

印数：1—400,000册

1978年11月第1版

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3·112 定价：1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土地诗篇》这部长篇小说,反映抗日战争时期,我闽西老根据地党组织,领导革命人民,反对国民党顽固派,保卫革命果实——土地的斗争和生活。

抗日战争时期,我党为了一致对外抗日,同国民党签定了合作协定,但墨汁未干,国民党顽固派就撕毁了一致抗日的协定,暴露了他们假抗日真投降的面目。在闽西,竟进行强迫裁撤我新四军闽西留守处,成立业主团,以及在西田乡开办“试验农场”等种种阴谋破坏活动,企图收租夺田,反攻倒算,并千方百计想消灭我革命力量。在闽西党组织领导下,以东土区区委书记张二铁、委员陈万通、邓春花等同志,带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,围绕着反对开办“农场”、保卫土地的中心事件,和以伪县党部书记洋秀才陈右轩、伪县长油肚杜东、伪区长七步蛇陈贤智等为代表的顽固派,作了许多巧妙和曲折、复杂的斗争,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。皖南事变的同时,发生了闽西事变,西田乡和闽西其他老区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被迫拿起武器,以革命的武装,反对反革命的武装,经过不断斗争,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阴谋诡计,取得了保卫土地的斗争胜利,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,写下了我党领导闽西老区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一页。

作品主题鲜明,题材新颖,情节曲折,故事感人,语言生动、通俗,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较有性格的人物形象。在艺术表现和风格上,都有一定的特色。全书分上下册出版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看嫁妆.....	(1)
第 二 章	变天账.....	(30)
第 三 章	归侨愿.....	(52)
第 四 章	汉奸令.....	(80)
第 五 章	深山里.....	(107)
第 六 章	献金.....	(134)
第 七 章	验体格.....	(158)
第 八 章	“将相和”	(183)
第 九 章	“太平会”	(208)
第 十 章	扯告示.....	(229)
第 十 一 章	结拜.....	(257)
第 十 二 章	见真心.....	(277)
第 十 三 章	县城行.....	(299)
第 十 四 章	两保长.....	(321)
第 十 五 章	阶级亲.....	(352)
第 十 六 章	请愿.....	(381)
第 十 七 章	乞巧节.....	(407)
第 十 八 章	争取赛矮古.....	(428)
第 十 九 章	两次会.....	(451)

第 二 十 章	竖起招军旗，不见吃粮人·····	(479)
第二十一章	吊丧·····	(512)
第二十二章	收成·····	(533)
第二十三章	风雨正猛·····	(562)

第一章 看 嫁 妆

一九三八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林南冠挑着一担行李，在山谷里走着，有时抬头看看顶上的天空，觉得它只有一口池塘那样大。大半日时间，才走出一个山头，渐渐地眼前变得开阔起来，脚下出现了一带城乡。他肩上的担子不轻，又走了这么长的路，身上便热得有点发痒，早把衣服敞开纳凉。这季节的太阳已很有力量，方才在山谷里走，不容易晒到，现在，这山头没有一棵树，太阳可以照到他的全身，更使他热得厉害了。在这里，不但他落足的山冈没有树，凡是靠近脚底下这个乡村的山头，也瞧不到树的影子；可这些，没树的山头，却埋着无数焦黑的大树根，可见过去此地是一片郁郁苍苍的大森林，后来被烧掉了。虽没树木，野草复盖了山峦，山仍旧是绿的。山冈上忽了忽了的微风，使林南冠感到很舒适，尤其是清香的草汁的气味，他加倍喜爱。他放下了担子，一边歇气，一边观看着坡下的西田乡。

这个乡三面环山，一面和邻乡联接。邻乡出去一点，有一个住上千家的东土镇，东土镇再出去一点，又有许多乡镇。外边通到西田乡来的各条泥路石路，站在这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虽然这一片城乡还算是开阔地带，四周仍是万山环绕，

群峰耸立，境内也起伏不平，不管住在那里，都会开门见大山，开窗见重岭，感到自己是生活在山地里。西田乡的中央还平坦，到了靠山的地方，田地就如扶梯一样，一层层往上爬。乡当中，有一条水坑，把全乡分成两个自然村落，都住了一百家左右农民。坑两边种下两行桃李，这时已开遍了绚丽的花朵。乡里的房子，多是土筑的，只一层，没有楼。好几处地方是残墙断壁，长着乱草。不少墙壁上，还留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标语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！”“谁敢夺田，就用他的肚皮当刀鞘！”“保卫苏维埃政权！”……也有新写的标语：“国共合作，团结抗日！”“驱逐倭寇，还我河山！”……两个自然村都有两个大炮楼，比民房高一倍，站在西田乡的四角。这四座炮楼里，两座已被烧毁，只剩下土墙。田野上，一小块一小块绿葱葱的麦地，金花烁烁的油菜地，过冬闲田和菜园里，不少男女农民在耕作，有的人唱起了山歌，这边唱了，那边人便和着。乡间道路上，有挑担子的，有夹雨伞带包袱的，有拦羊的，有赶猪的……来来往往，也满热闹。虽然元宵节也过去了，还传来孩子打锣鼓的“呛咚咚，吃咚咚”的声音。整个乡村生气勃勃。

林南冠歇了一阵，热气消了些，又挑着担子下山去。他身上穿着半新旧的棉布中山装，足着草鞋，年纪在二十八九左右，长挑身量，消瘦的脸孔。走路很快，好象是一足没站稳，一足又踩了上去。担子两头各挂一个空水壶，走路时，水壶碰在行李上，噗咚噗咚地响着。

他来到半山坡，看到一个十一、二岁的看牛孩子。这孩子背着一个大海螺壳，也注意地看着他。老林走近前来，停下步，问道：“小弟弟，众家坪从哪条路下去？”原来西田

乡左边那个自然村，因为过去多住着姓陈的人，取名“陈家坪”；右边自然村，住着张、邓、江、李、魏、吴等杂姓人家，唤做“众家坪”。老林初到这里，地情还不熟悉。

小孩子对他全身和担子打量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从哪里来？到众家坪找什么人？”

老林是到这里工作，并非特地寻亲访友来的，因见孩子认真盘问，也顺口说道：“山后面村子来的，找张二铁。”他是外地人，在广东念过中学，去年才来到闽西，本地话还没有全学象，怕孩子听不清楚，还要追问，又添了一句：“刚结婚的那个二铁，晓得吗？”

这时候，小孩子好象认到自己的亲戚一样，马上变得高兴起来：“连张二铁也不晓得，还算西田乡人！”小孩子说着，又睁大眼睛看着老林，觉得他这样讲很奇怪。

从孩子的话和神气里，老林也看出了自己说的这个人，在此处是位响亮的人物。他感到这孩子很乖觉，就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姓陈，叫土科。”小孩子说，“今天，二铁哥不一定在众家坪。”他捡起一块小石头，扔得远远的。

老林见陈土科黑红的圆脸孔，微翘的嘴唇，两眼精灵，短头发上、衣服上、裤子上都印着土巴巴——跟人家打泥土仗留下的记号。心里说：“真是土科，从头到足都是泥，顽皮的角色！”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在众家坪？”

“为什么？我们要土地调整了。今天，他又和一伙人去查看田地。”

老林早知道这里要土地调整，土科一讲，他便点着头。

这个乡村在闽西很有名气。它是本县农民最先起来暴动

的地方。一九二九年，毛主席来到了闽西，闽西各地卷起了土地革命风暴；西田乡农民在那时就翻了身，分得了田地，从此变成土地的真正主人。主力红军长征后，党领导闽西人民，开展了惊天动地的三年游击战争，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。虽然国民党在原来苏区建立了保甲制度，设了地主武装——民团，驻下大兵，使用了三光政策，毁灭了五百多个村庄，杀绝了四万多户，十多万群众被残害。国民党也没讨着便宜，损失了几个师的兵力，丢下了如山的尸体，民团的头子们几乎脑袋都搬了家，农村没有他们立足之地。大片土地革命地区的田地，没有被地主夺回去，仍完整地保留在农民手里。那年月，反动派对西田乡的摧残特别厉害，到今天，乡里还可见到战争留下的痕迹。他们用尽了无人性的手段，要夺走西田乡农民分得的土地。可是，地主收租夺田的下场，只是头颅变成靶子，活人变成死尸。提起西田乡三个字，即使反动透骨的角色，也要愁眉。去年九月，闽西国民党当局，被迫和闽西地方共产党组织举行谈判，达成闽西国共合作抗日协议。我闽西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二支队，开赴前线打日本。国民党也承认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工作是合法的，同时做了七项保证，其中一项是“土地革命时期所分配的土地，保持原状（即土地属于农民）；未分配土地的地区，实行减租减息。”闽西从此进入所谓国共“和平合作”时期。西田乡经过战乱以后，有些家庭人丁减少了，或死绝了，有些家庭又增加了人口；变得一些土地没有了主人，而有些人又感到了田地不够种。西田乡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和群众的要求，本着协议精神，要领导农民来个小部分的土地调整，把没有了主人的田地，补给少地的农户。使得每家都有

够种的地，每丘田皆种上庄稼，多收谷子，支援前线。土科对老林讲的，就是这桩事。

老林正想再问什么，土科就指着坡下右边的自然村，说：“这一边就是众家坪。你经过水坑边，可以看见春花姐在那里学犁地，问了她，包你找到二铁哥。从那里去，到二铁哥家里也顺路。他家在学校过去不远。门前有个小池塘，年年种荷花。他家的荷花长得最好看！”

老林听说过春花便是二铁的爱人，她是一个山歌仙。见土科给他出了主意，更加喜爱他了：“你念书吗？”

“念书。”

“呵！我还以为你看了牛，就没上学去。我就是来教书的。”

土科惊喜地叫起来：“你是先生呀，同志哥！不读书时候，我才看牛。”

“你背螺壳做什么？”

土科又惊讶地望着他：“你看前面是什么地方？我爹叫我背的。”

老林明白了，站在这里可以远眺外边通到乡里来的各条路，他既是看牛，又是放哨。这真是苏区百姓的仔细处，和平合作的环境里，也照样对国民党有提防。“你父亲叫什么？做什么的？”

“陈万通。种田。二铁哥看到我带螺角来，都对我做了这样子！”土科得意地翘着大拇指摇着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。

老林想：张二铁真是处处谨慎，在今天尚这么认真教导孩子们防备国民党，人家叫他“双保险”，果然名不虚

传！“呵，你就是万通的孩子！”万通是本乡秘密农会负责人，没料到碰着的却是他的儿子。

“你知道我父亲？”

“我与他还认识。”

老林对他笑了笑，又讲了几句话，就挑着担子动身了。

他进了众家坪，顺着水坑走。坑两边盛开着艳红的桃花，雪白的李花，飘着阵阵花香，蜜蜂在花间嗡嗡飞舞，花枝上鸟儿叽叽吱吱乱叫。水坑里的水，又清又蓝，象玻璃一样，倒浸着天上朵朵鱼鳞状的白云和坑上鲜花怒放的树影。树下有几只母鸡，几只公鸡，正“咯高咯高”地叫着，互相追逐，互相啄来啄去……这一切，和周围欢闹环境联在一块，就更显得春意融融了。走了不远，听到一阵笑声。看到离一箭地外，一株桃树下，站着一个青年女子和一个三十左右的妇女。都赤着足，戴着斗笠，那样子是出来劳动的。笑声就从那边来。她们的声音很高，笑得连山峦也传来了响亮的回声。去年，他才到闽西，就感到苏区妇女与外地女人言语举动上也有许多区别。她们要讲得痛快，笑得痛快，把“笑莫露齿，话莫高声”的做妇女的规矩，全抛到九霄云外。这两个女的，原来在看前面地里一个二十二、三岁的妇女学犁田。那只牛好象欺她是生手，不听使唤，她连抖了几下手里的绳子，它还是一动不动，弄了好久才起步，又有意与她为难似的，西拐东转，没走上几步，忽然犁尖向上翘，接着整个犁被拖到地上面来，牛往前奔了。她被牛带着向前踉跄着，忽然“扑”的一声摔在地上，手里一松，绳子丢了，牛拉着犁拚命地向前跑去。站在树下两个女的见着都

笑起来。那犁田的妇女，在她们的大笑声中立起身，也不拍一拍身上的泥土，头也不回地向牛赶去，终于追上了它，一手擒住牛鼻环，一手提着犁，又将牛拉回原地。这时，树下那个年纪较大的妇女嚷道：“换一只牛，换一只牛，不用这野牛来学。你已跌够了。等火科来了再犁，等火科来了再犁！看，你的小腿出血了！”犁田的妇女看到了自己右边小腿擦破了一大片，正渗出血，就把卷到膝盖边的裤管全放下来，将伤处遮住了，接着把另一边裤管也放下，说道：“别喊了，姐姐！划破几道小伤痕，有什么关系？再野的牛，我也要学会使！”她长得肌肉丰满，中等身量，眉目清楚，配上柔软的浓黑的短发，看来很秀气。穿着浅红花衫，头上扎着红线，倒有点象新媳妇的打扮。这时候，她脸孔红得如成熟的绛桃，身上发着热气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仍赶着牛，开始犁起来。一会，那牛又弄得她摔了一跤，跑得比前次更远了。树下那位姐姐又担心地嚷起来：“换牛，换牛，不要再要强了！”那个犁田的妹妹说：“我就要制服它，别说败兴话！”她爬起来，又似前次一样赶上去……老林被她的举动吸引住了，不由停下足来看她驾牛。暗暗地说：“这妇女的性子真强！”

这一回，她好象得到些要领，牛也老实了一点，渐渐地由着她指挥了。一会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后生，赶着一只牛，背着一张犁也到这里来，对那犁地的妇女说：“我才离开一阵子，你就快上艺了，这野牛能管得住，别的牛就不在话下了！”这后生就是那姐姐所讲的火科，是来教她们使牛的。他的脸形，与老林在山上见到的土科象一个模子铸出来的，不过两腮没有土科那么圆，嘴唇也没有那么翘，样子比

土科老成得多，也老实得多。犁田的妇女说：“不要称赞得太早，门道还没有摸着。”那个在树下的姐姐，看到火科牵来的那只牛，年纪已大，样子驯服，就高兴地说：“火科呀，就用这只牛教我使犁！”看来这火科是个肚子浅，一句话也存不住的后生，他讲：“真是，一个娘肚子出来的也有两样性子。妹妹要抓老虎须，姐姐不想碰猫尾巴，连学犁田也要走保险的路。”那姐姐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先教了我再讲。”于是她就随着火科下到田间来，也动手学驾牛。此时，树下只剩下一个姑娘了。

她们为什么在这里学翻地？原来，这个乡的男人参加红军的很多，这些人已长征去了。不久前，乡里又有了大批青壮年参加新四军二支队，到江南前线去打日本。留下来种田的，多是妇女和老弱残疾的人。但也不是一个健壮的男人也没有了，有的男人因为要担负全家生计，实在走不了，也留在乡间。全乡这样的人有多少？用手指头就可以点清楚。举个例子讲吧，就是这位教她们犁田的火科，看来也是年轻体壮的，如果你拉起他的右手一看，就发现中指食指全没有了，也还是个残废的人。最近，乡中要调整土地，谁都晓得这又是天大喜事，它是土地革命的继续胜利，对生产大有好处。有的户，象这位学犁田的姐姐，家里人口众多，将会补进一些田亩，自然更加欢喜。大家原来就想勤恳生产，支援前方，又受了这桩喜事鼓舞，劲头就更足了。往年此时，田野上还冷冷清清，现在却喧腾得如闹市。这乡里妇女都会劳动，不管挑担，插秧、耘草、割稻，没有一桩比男人逊色；偏偏使犁使耙功夫，妇女们会的却十分少。大批男人上了前方，犁田把式，大大减少了。她们知道犁田耙地的人手不

够，耕作不待说要误时，人误了地一日，地可要误人一季一年，生产就不容易做得出色了，怎么能多拿出东西来支援前方？于是，她们决心改变妇女不犁田的老习惯，三三五五地结成一伙一伙，出来学套牛翻地。

老林看了一会，心想：土科讲春花在这里学犁田，这位驾野牛的妇女，装饰倒象有吉庆的事情一样，年纪也相当，莫非就是她吗？我先和她认识也好。如果她晓得现在二铁在那里，我安顿了行李，就去找他，也早一刻与他见面，快点了解到乡里全盘底细，不是更好吗？想着便把担子挑到桃花树下，来问那个姑娘。他晓得群众经过十年内战，养成习惯：对不熟悉的外来人，不随便接应。因此，他先把自己情况，简要地讲一下，使她相信以后，才说：“有位叫春花的在这里吗？”

“找春花吗？”她指着那位使野牛的青年妇女说：“她也是春花。”

讲话的姑娘年约十七、八岁，生得很苗条，身上的花衣衫似乎太短了些，可是这衣服并不旧，看来因姑娘长大太快，才不适身了。不过穿在她身上，一点也不难看，反觉得更加窈窕。皮肤红黑，小嘴巴，小鼻子，短短头发，拢在耳朵后面，显得很稚气。但从那双墨黑的眼睛里，又看出她已经懂得人情世事，是个成熟的姑娘了。因为站在锦簇般的花枝下面，人也变得格外好看了。

老林心里说：果然是她！

“你要找她吗？”姑娘问。

“是。”

姑娘对驾野牛的妇女说：“有人找你！”

“找我？”驾野牛的妇女说。

“还会骗你，客人已在这边等候了。”

驾野牛的妇女边走过来，边拍着身上的泥土。她看到老林满身灰尘，脸上细汗蒙蒙，嘴唇干燥，晓得正渴得厉害，便先到树根边提过一个磁茶壶来，送到老林跟前。那姑娘忙找只茶杯递给她。她说：“走长路，正干渴，还是抱着茶壶喝，来得方便、痛快。”那姑娘笑着把杯子收了回去。

老林正需要茶水，接过磁罐，就解下担子上的一个水壶来，将茶水全倒入自己的壶里，便捧着它“咕哧，咕哧”地吞下肚去。

驾野牛的妇女说：“是怕我们茶壶脏，要倒到自己壶里才敢喝？”见他喝完一壶，就又去提了一壶过来。

老林忙解释道：“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！”他怕喝得太多了，她们自己就没有水解渴，就讲：“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这壶留下你们自己用。”

“差不多，就是不够。我看你带两个水壶，就是会喝茶的。水到处有，柴满山是，锅里煮的茶水还用客气！”青年妇女解下他另一个水壶，把茶水也灌了进去，“你爱用自己水壶喝，就装在这里好了。”

老林被她爽直、大方的神情感染，也不推辞，就把她们最后一壶茶也喝完了。这时，他情切地问道：“春花同志，二铁上哪里去了？”

那青年妇女笑着讲：“要先讲清，你要找的春花，是什么样的春花？”

老林变得疑惑不解了，问道：“这是如何讲法？”

“我索性对你介绍一下，你就明白了。我叫陈银仙。那

个在学犁地的叫陈金仙，是我胞姐姐。那位师父叫陈火科。这位女孩子叫江冬梅，是我姐姐的小姑。是找我的吗？”

老林觉得这位爽快的妇女不会骗人的，奇异地看着那个叫江冬梅的姑娘，又感到她并不象作弄人家的样子，就说：

“方才不是讲她就是春花吗？”

“是。我讲过她也是春花。我们这里人都叫她春花。因为她的性子与春花一样。她是军属，如果要找军属的春花，就是她了。若找山歌仙的春花，那得找本名本姓的邓春花。”

老林不觉笑了起来：“虽然是误会，我却拜会了一个军属，也算有幸的事情。嘿，那本名本姓的邓春花不在了？”

“早一刻也在这里，现在她又到别处去，与人家一起学犁地。”陈银仙说。

“晓得二铁上哪里吗？”他又关切地问。

“就在乡里转，这一刻在那里也讲不准。”陈银仙说。

“你一会问春花姐，一会问二铁哥，就是来看这对新人的？”江冬梅吃吃地笑起来，“要看新夫妇，人家成亲那天，为什么又不来？”

“不凑巧，刚好有事。只能现在来补看了。不过，二铁已经认识了，见到银仙也算看到了半个春花。”老林见她们不知道二铁在那里，又有点焦急起来。

冬梅仍笑着说：“新郎新娘已熟了，还可以看看嫁妆！”

“春花的嫁妆很厚吗？”冬梅的话引起了老林的兴趣。

冬梅正想回答，银仙对她丢了个眼色，她就把话收住了。老林看在眼里，心里想：这嫁妆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就催着她们讲出来。

银仙说：“她的色布不很多，首饰也不值钱！”

“却是好嫁妆。”冬梅补充说。

“呵，到底是些什么呢？”

“自然是好东西。”

“什么好东西？”老林问。

“我们最需要的东西。”陈银仙说。

老林越见她们不肯直说，就越觉得里面有文章，也越知道了，对着银仙说道：“爽快直说了，免得我心里结下闷葫芦。”

“干脆不说，让你猜猜看，不是也很有趣吗？”银仙格格地笑起来。

老林说：“也好，到了那里，自然能看到的。”

冬梅摇摇头说：“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人家不会把它摆在桌子上让你瞧……”讲到这里，又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。

“不摆在桌面上让人看。”老林一边想着，一边观察着她们的脸孔，想从她们的神色里，捉摸出东西来。但是两个人都不动声色。只见被微风吹动的花枝影子，静静地在她们脸上、衣服上晃动。“活见鬼，究竟是什么嫁妆？”他想了一会，又自己对自己说：“在这里也耽误她们劳动，还是先把担子放在学校里，再去找二铁。”

银仙见他要走，就讲：“好，你住在乡里，往后讲话的机会还很多呢！”

这时，在田里的陈火科和陈金仙，都过来与老林相见。江冬梅说：“我跟林同志一道走，也去牵一只牛来。”本来，她们三个人商量过：今天牵一只牛，轮流学习。谁晓得上工时，银仙去借了一头没有驯服的牲口来，金仙一看便